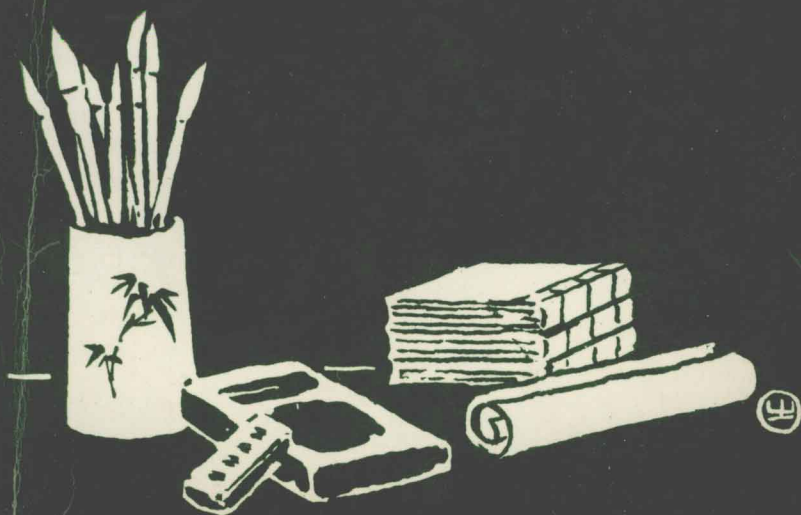


福州市郊区

文史资料

9



福州市郊区文史资料

第九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州市郊区委员会
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

1995. 7.

林資史文圖版市世聯

聯大東

主 编： 郑师铃
副 主 编： 甘碧玉
编 委： 陈美珍 陈炳光
 王斯滨 林国清
责任编辑： 林 东 林国清
封面设计： 林之本

會員資習版市世聯對會商附館題男大國中

聯會員資升工博覽史文

1992.1

目录

位置特殊 几经变动

- 回忆郊区体制的建立和变动…………… 陈子桑(1)

肝胆相照情谊长

- 记陈绍宽与张鼎丞的友谊…………… 郑玉华(6)

- 陈绍宽与蔡廷锴处的日子…………… 郑玉华(9)

- 陈绍宽两次见溥仪…………… 郑玉华(14)

- 陈绍宽晚年最后一次出访活动实录(日记摘抄)

- …………… 郑玉华(18)

- 陈宝琛大事记…………… 林清荣(35)

- 陈宝琛与故乡…………… 陈竹曦(54)

- 陈宝琛故居及坟墓…………… 黄荣春(58)

文儒旧事

- 陈宝琛轶事…………… 陈 奇(62)

- 回忆族叔林传光…………… 林家钟(67)

- 严骥传略…………… 严传全(71)

- 林知渊传略…………… 林国清(77)

- 陈长捷传略…………… 林国清(83)

- 黄朝平传略…………… 黄文华(88)

福州市郊第一个合作化的乡	林增城(92)
亭江两书院	何 浓(96)
设于洪塘的林森小学	丁 广(99)

肉身得道佛与瑞云寺	林增城(102)
东禅寺及其诗咏	李逸高(104)
东岳庙及“迎泰山”民俗	李守亮(107)
郊区谈古二则	廖楚强(110)

驰名中外的寿山石	雷家泉(113)
寿山石文化	余斯伟(116)
西园木画	陈本梁(125)

位置特殊 几经变动

——回忆郊区体制的建立与变动

陈子荣

福州市郊区的体制和机构是在福州解放后形成和建立的，现辖 16 个乡、镇，即鼓岭、岭头、红寮、日溪 4 个乡，琅岐、亭江、鼓山、台江、仓山、盖山、城门、螺洲、建新、洪山、新店、宦溪 12 个镇。郊区建立以来，变动频繁，尤其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乡、村更名，一时地名混乱。回顾往事，值得深思。

郊区的建立和拓展

1949 年 8 月 17 日福州解放，福州人民迎来了曙光，这是福州市的经济建设走向振兴，走向繁荣的开端。福州解放后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，着即接管和建立政权，恢复和发展生产，实施以城市为中心领导农村的战略转变。福州是福建的省会城市，因此，福州市的地域范围和规划成为省、市领导机关关注的问题。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，福州市的区域历经五次拓展，这五次拓展也是郊区建立和拓展的过程。五次拓展，其间在五十年代两次，六十年代两次，七十年代一次。

五十年代两次分别在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。第一次是在

解放初期。1949年12月从闽侯县析出松鼓、双岳、西豹、净屏、开闽、平远、白湖、双湖、江南、江北10个乡归福州市管辖。随后并松鼓、双岳建立鼓山区，并西豹、净屏、开闽、平远建立洪山区，(1952年2月实行民主建政时，又从洪山区析出12个乡建立新店区，并一律改区公所为区人民政府。)并白湖、双湖建立盖山区，并江南、江北建立水上区。1950年1月在通湖路建立中共福州市委市郊工作委员会(简称郊委)和福州市郊农民协会，领导福州市郊农村的减租反霸、土地改革和农业生产运动。1952年12月在鼓西路建立福州市人民政府郊区行政办事处，将中共福州市委市郊工作委员会改为中共福州市郊区工作委员会，分别作为市政府、市委的派出机构，正式形成郊区的行政建制。第二次是在扩建义序飞机场时，在机场周围，从闽侯县析出一镇三乡，即义序镇和吴山、阳岐、盘屿三个乡(盘屿乡即今红星农场)，连同步卓乡、北园乡建立盖山区公所和义序公安分局，加强机场周围的管理和保卫工作。

六十年代两次均在六十年代初。当时，我国国民经济处于困难时期，台湾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，在这种情势下，为了保证城市供应，扩大农副产品生产，以及加强对敌斗争的需要，1960年1月从闽侯县析出马尾公社，1961年12月又从闽侯县析出琅岐、亭江、建新、北峰四个公社划归福州市郊区管辖。

七十年代一次，是在七十年代初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，1970年，闽侯专署从螺洲迁往莆田县，闽侯县政府从螺洲迁往甘蔗镇，同年7月，将闽侯县的城门公社(包括螺洲镇)划归福州市朝阳区(仓山区)，至此，南台岛已统属福州市辖。

郊区体制多次变动及其背景

福州市郊区机构建立以后,变动频繁,有小变,有大变。小变是撤小区并小乡,又并小乡为大乡,撤大乡为小区,改小区为乡、镇,以及乡、村之间地域的调整;大变则指郊区机构的撤消与恢复,其间共历三次撤消和一次分割,这三次撤消,分别在五十年代、六十年代、七十年代,一次分割在七十年代中期。

五十年代一次变动在五十年代中期,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期。当时,乡、村普遍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。1957年初,郊委、郊办处迁址到福新路,下辖9个大乡和1个镇,即魁岐、鼓山、岳峰、温泉、战坂、湖前、洪山、高湖、盖山乡和义序镇。1957年11月撤消郊委、郊办处,郊区各乡、镇由市委、市政府直接领导。(其间于1958年9月建立福州市郊人民公社,时间一年。)是时,由于左的思潮,对农村形势估计过高,过于简单,主因在于减少层次,加强领导。历经2年,于1959年7月恢复郊委、郊办处,管辖鼓山、洪山、新店、盖山四公社。

六十年代一次变动在六十年代初,国民经济困难时期。1960年3月撤消郊委、郊办处,改设市委农村工作部、市农林局,郊区境内设立鼓山区、新店区、马尾区人民委员会,直属市委、市政府领导,将原盖山公社划属仓山区,洪山公社划属台江区。当时中央发出大办农业的号召,市委抽调市、区机关和工厂、企业的干部到农村工作,加强农村工作的领导。1962年1月恢复郊委、郊办处,管辖琅岐、亭江、马尾、鼓山、建新、新店、北峰、盖山8个区和洪山公社。

七十年代一次变动在七十年代初,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时期。1970年2月撤消郊区革命委员会,设立马江区、北峰区

革委会，直属市革委会领导，并把北峰区列为福州市小三线建设，将鼓山公社划归赤卫区（台江区），洪山、新店公社划归红卫区（鼓楼区），盖山、建新公社划归朝阳区（仓山区），亭江公社划归马江区，琅岐公社划归连江县。这次变动是一锅端，将郊区机构和人员全数分散，办公楼房分配给市属工厂、企业作为职工宿舍，对郊区的影响和损失甚大。历经五年，于1975年4月恢复郊区革命委员会，管辖原北峰区的宦溪、岭头、红寮、日溪4个公社，原鼓楼区的新店公社，原台江区的鼓山、鼓岭2个公社，原仓山区城门、盖山、建新公社，原马江区的亭江公社，共11个公社。1975年11月将建新公社划属福州市蔬菜管理区，12月琅岐公社从连江县重新划归郊区，1977年8月将新店公社划属蔬菜区。1978年2月撤销马江区，将马尾公社和马尾镇划归郊区。这次恢复，是以北峰区革委会为主体，将鼓楼、台江、仓山农业部门的机构和人员划归郊区，组建郊区机构。是时，郊区管辖有琅岐、亭江、鼓山、鼓岭、宦溪、岭头、红寮、日溪、盖山、城门、马尾11个公社和马尾镇。郊区恢复后，三易办公地址：1975年4月筹建小组先在南门兜市政府招待所进行筹建工作，1975年10月搬迁到仓山区三叉街的一座商业大楼上办公，1976年9月搬迁到螺洲原闽侯地委党校办公，1978年8月搬回福新路原马尾公社新建的一座宿舍楼办公，并着手在福新路筹建郊区机关的办公大楼，1980年建成，迁入新楼办公。

一次分割在1975年4月恢复郊区机构的同时，市委为了保障城市蔬菜供应，加强蔬菜生产的具体领导，建立福州市蔬菜生产管理区，将郊区地域分割为二，先后将洪山、台江、仓山、建新、新店公社划归蔬菜区。1978年2月蔬菜区改称环城

区,1982年8月撤消环城区,并入郊区,同时将马尾公社和马尾镇从郊区析出,建立马尾区和福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。

郊区复建后,1981年1月改区革委会为区人民政府。1984年进行区、乡换届选举,改公社为乡、镇建制,螺洲镇正式从城门乡析出作为镇的建制,1988年亭江乡改为亭江镇,1992年琅岐、鼓山、台江、仓山、盖山、城门、建新、洪山、新店、宦溪10个乡一律改为镇。至此,郊区现辖4个乡、12个镇格局形成。

肝胆相照情谊长

——记陈绍宽和张鼎丞的友谊

郑玉华

1946年1月，陈绍宽离开南京解甲归里后，一直在闽侯胪雷老家过着隐居生活。1949年8月17日，福州解放，张鼎丞命令前头部队，对陈宅不得打扰惊动，对陈绍宽加以保护。不久，张鼎丞亲赴胪雷，向陈绍宽问候，邀请陈出山。陈绍宽被张鼎丞诚恳、坦率的态度所感动，也看到当时的革命形势，欣然同意为新中国出力，立即通电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。陈出山后，张鼎丞推荐他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。1950年10月，任命他为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。

陈担任副主席后，同张鼎丞主席有更多的接触。张鼎丞的直爽、坦率、热情、刚正不阿的性格和宽阔胸襟，使陈老十分钦佩，也十分敬重。两人相处极为融洽，成为莫逆之交。张鼎丞调离福建到中央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后，陈老经常怀念他，每次到北京开会，首先去拜访张鼎丞，有时还带些福建土特产送给张老。有一年冬季，陈老赴京开会，离开福州前，精心挑选了两盆上品的报岁兰，请人连盆带叶用竹篾包装好，亲自带到北京送张老。

张鼎丞对陈绍宽也十分尊重和关心。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，张老经常来福建视察，几乎每次都约请陈老同行，并且

要陈老和他同车,并坐叙谈。张老讲话带着浓重的客家话口音,陈老讲话则带着浓重的福州腔,但他们彼此都听得习惯。1958年4月,张老来福建视察闽北林区,陈老陪同前往。他们一起乘小火车从南平西芹到王台看“绿色金库”,下了小火车,步行到溪后乡。一位乡干部介绍说,全乡森林材积有73万立方米,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就有28万株。合作社由于经营林业,社员人均收入达105元,生活很富裕。张老说:全省山区如果都象溪后乡,福建很快就会富起来。陈老听了点头微笑,表示完全赞同张老的看法。陈老从王台回到南平旅邸后,兴致勃勃地对我说:“今天我们看到的是金库,是绿色的金库。我们福建地上、地下都有金库,地上的森林是绿金、地下的煤是乌金,这两个金库开发起来,我们省就富起来了。”这一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,他作了发言。在谈到福建经济发展前景时,他说:“福建有山海之利,大有可为。”法新社记者报道了这一段发言,引起了国内外人们的注意。

视察王台林区后,陈老和张老在建瓯分手,两人依依不舍。陈老紧紧握住张老的手,祝他一路顺风。张老上车后,陈老仍站着不动,望着张老的汽车远去,一直到汽车的影子隐入山林中,才怅然上车回南平。

1959年7月,陈绍宽到北京准备出访印尼,后来因出国时间推迟,张鼎丞约请陈老到东北视察。因为往沈阳的列车是傍晚开的,张老就请陈老到家里吃晚饭,以便一道上车。这顿晚餐很简单:四碟小菜,主食是稀饭和馒头。俗语说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,两人边吃边亲切交谈,张老说东北的天气比北京凉爽,问陈老有没有带足衣服,那诚挚亲密的情景至今犹在我眼前。

傍晚，我们登上了一节公务车，张老把一个单间让给陈老。到沈阳，住北陵招待所，一连住了十多天，张老因有公事，同陈老参观了几个工厂后，对陈老说：“我不能陪你一起参观了，这里工厂很多，你有兴趣的话，可继续参观，半天休息，半天参观，不要太累。”在北陵招待所期间，两人都同桌吃饭，亲密无间；离开沈阳后，又一道去抚顺、鞍钢、大连。在大连，住在黑石礁的一个招待所里，每天午后，两人都同车到海边。张老身体有些小恙，不敢下水，只脱了衣服在海滩上晒晒太阳，泡泡脚。陈老是海军出身，对大海有无限深情，当时已是71高龄，却兴致勃勃，脱下衣服、鞋袜，从沙滩一直往海里走去，走到齐腰处，便开始划水游泳。我也下了水，随身带了个汽车内胎。游了一会，我怕陈老游累了，就把汽车内胎递给他，他摇了摇头。他时而蹬脚划水，时而踩水直游，动作轻舒，神态悠然。从此以后，陈老每天都叫我去海边游泳。张老身体不大好，只去一、二次就不去了。

在大连住了五六天，张老对陈老说，他不打算往北走了，要陈老趁此机会到吉林、黑龙江等地跑一跑，看一看。陈老听了张老的建议，十分高兴。张老还亲自给吉林、黑龙江的领导打电话。与张老告别后，陈老到了吉林长春和哈尔滨参观，8月中旬，乘国际列车回北京。

十年动乱，陈老和张老再也没有见过面。一南一北，彼此音信隔绝。动乱初期，陈老还问我：“各地这么乱，不知道张老现在怎么样？有没有听到张老的消息？”直到1969年夏病重住院，在病榻上还叨念张老。

（郑玉华先生系陈绍宽先生生前的秘书。）

陈绍宽同蔡廷锴相处的日子

郑玉华

1959年11月的一天上午,陈绍宽一到办公室,我就把文件送给他看。他高兴地对我说:“你做准备,我们明天去南平迎接蔡廷锴先生。”他告诉我,蔡廷锴先生这次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身份来福建视察,省人民委员会委托他专程到南平迎接。

第二天一清早,陈老就起床,饭后,穿上一套细格的深灰色哔吱中山装,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,高兴地登上汽车,往南平进发。一路上,他同我谈了一些关于蔡廷锴先生的事迹。他说,1932年1月28日夜,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犯上海,担任十九路军副总指挥的蔡廷锴将军同上海人民一道,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。1933年,蔡廷锴同将光鼐、陈铭枢等人在福州举起反蒋旗帜,成立福建人民政府,后来虽然失败了,但给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以很大的打击。蔡廷锴将军对福建有特殊的感情。这次来福建,应该很好地接待,让他感到象回到自己家里一样。

蔡廷锴当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、民革中央副主席。陈绍宽也是民革中央副主席。陪同蔡老前来的有当时民革中央组织部部长吴茂

陈老向来考虑问题很细心,这次考虑得更加周全,从饮食

起居到行车路线，他都作了详密的安排。南平地区招待所当时条件比较差，因此，陈老一到招待所，就把所有的房间察看一遍，对准备给蔡老住的房间看得更仔细，连床褥、被子以至拖鞋都检查到了，还准备设宴为客人洗尘，菜单由他亲自过目，座位也由他亲自排定，还再三嘱咐接待客人不能失礼。

火车到站前半小时，他就同当地党政负责人到车站等候。列车缓慢地进站了，陈老目不转睛地注视一节节徐徐移动的车厢。列车停下，他急趋软卧车厢。当蔡老高大的身影出现在车门口时，陈老立即迎上前去，亲切地说：“欢迎，欢迎，一路辛苦了。”蔡老也高兴地说：“你这么远路来，太谢谢了。”蔡老下了火车，两人紧紧地握手，陈老也把南平地区来车站迎接的主要领导向蔡老介绍。

蔡老身材修长，穿一套黑色哔吱中山服，一双黑皮鞋，已逾古稀之年，但体魄硬朗，精神矍铄，一副军人气概。吴茂看起来有五十上下年纪，风度潇洒。他们并肩走出车站，同车前往招待所。在招待所会客室里，服务员递上毛巾，端上茶，蔡老风趣地说：“来这里可以喝到武夷岩茶了。”宾主就在会客室里聊谈起来。蔡老说：“福建有了铁路，方便多了。二、三十年没有来过福建，这次有机会故地重游，十分高兴。”陈老谦虚地说：“同解放前相比，福建确有不少变化，但还很落后，最大的水电站就是你这次要看的古田溪水电站，还修了水库。手工艺品还可以看看。南平造纸厂也是前年才建成的，有一定的规模。其他工业同省外比起来就差多了。你们难得来一次，希望多住几天，到各地看看，我一路奉陪。”蔡老告诉陈老，他还准备回老家广东一趟，请陈老同他一道到广东走走。晚上，陈老在招待所设两桌宴席，为蔡老等洗尘，作陪的有地区专署、统

战部等负责人。陈老事先把主要坐位都指定好，要我告诉陪宴的同志。陈老坐在主人席，左边是蔡廷锴，右边是吴茂。席间，宾主频频举杯，有说有笑，气氛热烈。

27年前，上海“一·二八”事变，蔡廷锴孤军作战，海军虽然处于备战状态，但没有接到蒋介石命令，故未给予声援。此事，蔡廷锴对陈绍宽多少存在一些疙瘩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两人同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，后来，又都是民革中央副主席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都为共同的目标进行工作，前嫌早已消除，两人相处十分融洽。

第二天，陈老陪蔡老驱车视察古田溪水电站。他们参观了龟漈的一级电站后，又驱车到龙亭看二级电站的栏河大坝。当时大坝上游已形成一个37平方公里的人工湖，碧波千顷，一望无际，古田旧城已沉没在20米深的湖底，新城迁移到罗华镇。陈老告诉蔡老说：“上次我来这里时，古田城里人民正忙着拆迁，连宋代建造的一座吉祥古塔也搬到罗华去。”蔡老说：“政府想得周到，著名的古代建筑物是个宝，可不能丢掉。”大坝周围地势险峻，两岸峭壁对峙，溪流被筑起的大坝拦住了大半截，奔腾咆哮，鸣声如雷。工人们正在附近开凿一条8华里长的引水隧洞。蔡老赞叹说：“工人阶级真了不起啊！”陪同参观的一位负责同志告诉蔡老，附近有一个瀑布，叫龙亭瀑布，上次有一位归国华侨来这里参观，看到这样宏伟的工程写了首诗：“崇山峻岭古田城，空有龙亭瀑布名，堵住瀑流修电站，荒丘倏忽变繁荣。”蔡老听了连连赞道：“写得好，写得好，现在到处都在变化，好久没有来福建，看到这个变化，真让人高兴。”傍晚，他们来到古田新城罗华，就在罗华过夜。

陈老一路陪同蔡老来到福州，住进西湖畔的省交际处（今

西湖宾馆),陪同参观福州的脱胎工艺厂、石雕厂等一些工厂后,又赴泉州、厦门、漳州等地参观。到漳州时,蔡老提出要看十九路军司令部旧址(当时是龙溪行政专署办公楼,今为漳州宾馆)。蔡老站在楼前,深有感触地说:“这座房子一点没有变化,过去十九路军司令部就设在这里。回想起来真惭愧,从前我们也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,但失败了,最关键的一点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,不懂依靠群众,发动群众。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,革命肯定要失败的。”

蔡老视察了福建后,就从诏安出境前往广东。陈老如约偕蔡老一路同行,省委统战部派杨中里同志随同前往。第一天住汕头,参观抽纱厂,晚上当地政府设宴招待,同桌的有一位汕头市交际处女处长,姓乐,颇有酒量,频频向蔡、陈两老敬酒,蔡老说:“到了广东,我是主人,你向陈老多敬几杯。”第二天到惠州,在晚宴时,有一盘盐焗鸡,鲜嫩可口,别有风味,蔡老说这是这里的名菜,请陈老多尝尝,亲自把盐焗鸡夹到陈老的碟子里,象老朋友一样亲切。在以后的日子里,他们一道到广州、江门、新会、雷州半岛、湛江,一直到海南岛,都是同桌吃饭,一起参观,同行同坐,相敬如宾。两人相处约有一个多月时间,在广州过了元旦,陈老才向蔡老告别回福建,当时他们都住在爱群饭店,蔡老亲自送陈老上车,陈老说:“欢迎你有机会再来福建。”

1960年秋末,陈老上北京开会,叫我把一篓水仙花头送到蔡老府邸。蔡老特地在一家饭店设宴招待陈老,作为福建之行的答谢。参加宴会作陪的还有民革中央的几位领导。参加宴会的都是七、八十岁的老人,蔡老对我说:“在这里算你最年轻,要多喝酒,多吃菜,要随便些,不必拘礼。”有人开玩笑说,